瘦：我想跟你聊聊你最喜欢的两只乐队，聊天内容将会整理成一篇公众号文章。

卢：一个乐队已经很难了，还要两个？不过我喜欢的乐队也是有的，万青、五条人、二手玫瑰、扭机、大乔小乔、后海大鲨鱼，但是我不会听他们所有的音乐，也不一定会去了解乐队本身，我是被音乐本身的风格所吸引，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，甚至不能称之为乐队，比如九宝乐队、 杭天、荔枝王、张玮玮和郭龙、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。

瘦：我也很喜欢五条人，是看国漫刺客伍六七的时候听到那首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，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简单，而且跟刺客伍六七的画风特别登对，立马就去了解这首歌，然后发现梦幻丽莎发廊更惊艳，歌词真是太有趣了，“风吹过石牌桥，我的忧伤该跟谁讲，天空挂着一轮红月亮，她来自梦幻丽莎发廊”，开始这几句叙事性和画面感都很强，立马把我带进一个场景里，一个来自南方乡下的姑娘，兜兜转转有点扯淡的悲惨经历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词可以当一篇小小说来读，你可以联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，说下你是怎么发现五条人这个乐队的？

卢：五条人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，大约7年前发现的吧，从听县城记开始，后来在深圳旧天堂书店听了一场他们的live。

瘦：你和哪个乐队的邂逅会比较有趣？或者是有没有因为某个人，爱上了某个乐队这种？

卢：二手和扭机是因为大学的女朋友而喜欢上的，最开始我是排斥这种音乐风格的，慢慢地喜欢上，等我们分手了之后，愈加迷恋上，九宝和荔枝王则是因为一哥们儿喜欢上的，这些乐队大部分我都喜欢很久了，甚至记不住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了，现在有些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乐队了，或者有些乐队都有被时代抛弃的迹象了，而我还在十年如一日的听他们当初的专辑。

瘦：扭机的贝斯手是杨磊是吗？我之前在听一档北京话事人的音频节目，好像是扭机的杨磊和他的发小还有一些玩音乐的朋友一起做的，就挺有趣的，你有听过吗？

卢：没有听过，我也不知道谁主唱谁贝斯。

瘦：你之前有谈过很多关于万青的，谈谈你比较喜欢的万青的专辑？

卢：万青只有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就叫万能青年旅店，希望我能活到万青出第二张专辑，我猜想他们迟迟未能出第二张专辑的原因很可能是，不知道该起什么名字。

瘦：他们有持续出单曲吗？我在听十万嬉皮，里面是用了小号之类的乐器吗？我觉得需要先做做功课再跟你聊。

卢：有两首单曲：乌云典当记、冀西南林路行，乌云典当记跟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 一样被禁了，万青的小号和二手玫瑰的唢呐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。

瘦：在万青的歌里面挑出来三首你觉得最打动你的，你可以着重谈一下这三首具体哪里打动了你。

茂：三首好难啊，五首吧，在这颗星球所有的酒馆，大石碎胸口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，秦皇岛，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，无法从中再做筛选了。

瘦：那你谈谈这五首，先说秦皇岛吧，因为有朋友推荐说可以听一下把小号换成小提琴版本的翻唱。

茂：很简单直接，每个音符都像在锤击你的心绪，很难想象换成小提琴的秦皇岛会是什么样的。

瘦：你可以把体验具象化一些吗？

卢：我在秦皇岛住过一阵子，曲子前奏一起就开始起鸡皮疙瘩，接着慢慢进入一个意境，你走在一个湖面之上，有晚风有月光有星辰宇宙，周围的一切时近时远，你的思绪也跟着在湖底和星辰间来回抖动，你一生的记忆就在湖面之上倒映着飞速掠过。去年万青在深圳的一场音乐节演出，最后的会场曲就是秦皇岛，有的人前奏一起就高潮了，我比较含蓄，当灯光再次亮起，小号开始响起的时候，底下的人都疯了，我也疯了。

瘦：我有必要好好再听一下秦皇岛。

卢：你听下吧，虽然有歌词，歌词也很美，但是重点要听没有歌词的部分，有人用王小波 《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》的一段话来形容秦皇岛。

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。太阳初升时，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。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, 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。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。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，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。我忽然泪下如雨，但是我心底在欢歌。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中穿过，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快感。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，我站在那一个门坎上，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在一起。

瘦：天呐，秦皇岛竟然有8分钟？

卢：酒馆9分钟，大石碎胸7分钟，没有一秒是多余的。

瘦：我发现万青的歌名都很特别。是谁来自山川湖海，却囿于昼夜、厨房与爱。有哪些万青的歌词，是经常会在你脑子里浮现的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跟哪句歌词产生过共振。

敌视现实，虚构远方

东张西望，一无所长

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

文不能测字，武不能防身

喜欢养狗，不爱洗头

不事劳作，一无所获

厌恶争执，不善言说

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

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

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

就像我们从前那样

卢：有的人运动健身的时候喜欢戴耳机听音乐，我不喜欢这样，音乐会分散注意力，打乱运动节奏，你现在听万青的歌是什么感觉？

瘦：我脑子不是很清醒的时候，我一般不会听歌，我跟你很像，不喜欢被分散注意力，听歌的时候听歌，看书的时候看书，不会同时听歌和看书，会影响体验，我现在听万青，是一些音乐直观带来的零星联觉，脑子里冒出来瓦格纳，因为万青的音乐用了小号，鼓点很密集激进，唱的时候有点像在唱诗，每个字之间有一点悠扬和粘连。

卢：开始觉得难以下咽也是正常，哪怕只是他们只一张专辑的几首曲子，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听上道的，可能是每年上道一首。

瘦：我觉得有几首歌的某些句子，跟宋冬野的歌说的差不多是一回事，大概他们某个时间都体会到了同样性质的东西，表述方式不同，但是都很真实，而且富有哲学和诗意，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

卢：姬康写的词确实不错。

瘦：说说你是怎么get到二手玫瑰的。

茂：二手是风格特别鲜明的一支乐队，上次在电影院看疯狂外星人，里边的配曲一响起，我就知道是二手准没错了

瘦：二手玫瑰的歌名也很有趣，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，我要开花，他们的音乐掺了很多东北民俗的东西。

卢：东北二人转，唢呐，荒诞。

瘦：黑色幽默，戏谑，乡土。

卢：最早接触二手玫瑰依旧是你在红楼我在西游这张专辑，其中有两首是二手的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这一首大学那会就上道了，枉凝眉则是去年才上道的。

瘦：真不敢相信，他们还翻唱过枉凝眉，前奏是用唢呐吹出来的吗？有点民歌的感觉，鼓点又很干净密集，主唱的声音也很骚，会给我一种坟头迪斯科的感觉，哈哈，竟然还加了说唱进去？

卢：现在看来，枉凝眉是一首最完美的改编，龙姨唱到“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”的时候真的从戏谑荒诞中感到悲凉了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瘦：他们演绎这首歌的方式，让我想起来尧十三的雨霖铃。

卢：那我去听听雨霖铃，这种荒诞戏谑的演唱犹如空空道人癞头和尚那般把好了歌唱了出来，我之所以知道红楼西游这张专辑是因为万晓利的女儿情，可以说这首女儿情是我对现代中国独立音乐最重要的接触，而且也是对我来说，在心里最迈不过去的一首曲子。

瘦：这首歌真的翻唱的很有魅力，甚至好过原版，听起来多了新的叙事性，吉他像是缓缓流动的水。

卢：已经改编了，吉他演奏和弦走势都改成万晓利的风格了。

瘦：但是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我更喜欢原版那种娇艳和自信。

卢：二手已经相当妖艳了，梁龙的妖艳超出你的想象，男人骚起来真的没有你们女人什么事了，梁龙阿姨的风姿怎样？

瘦：这个装扮真的骚到爆了，我在网易看到评论，说这不是杏仙唱的，是三个老树精唱的，形容的非常精准了

卢：龙姨的普通装扮而已。

瘦：何必西天万里遥，我觉得准确的感觉应该是娇艳，桃李芳菲梨花笑，怎比我枝头春意闹。芍药艳呐李花娇，怎比我雨润红姿娇。我觉得准确的感觉应该是娇艳，西游记的妖精呀！

卢：对！是妖精，现在回头看，何必西天万里遥的改编确实比不上枉凝眉。

瘦：杏仙尤其让我印象深刻，热情奔放，直抒胸臆，千娇百媚，我以前认为古代的女子应该是很刻板禁锢的，直到有次看了白先勇主持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，杜丽娘重新刷新了我的认知，现在会觉得古代的闺秀应该是很娇艳多情，充满浪漫想象和生活情趣的。

卢：我们对古人都存在刻板印象，我们接受太多史笔和严肃文学的欺骗，忽略了古人也是人。